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圖書館學和杜定友先生

就“新圖書館手冊”一書批判杜定友先生 資產階級學術思想

式 宁 生

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怀，图书馆事业得到了空前巨大的发展。但是在图书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未受到应有的批判，相反地却侵蚀着图书馆这块阵地，并严重地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学的发展。今天，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前进，共产主义思想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它要求一切工作适应于大跃进形势的要求。我们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也面临着一个庄严的任务。它必须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建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理论，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

去年，由北大和武大两个图书馆学系的同学们对刘国钧等先生的批判开始，在图书馆学界响起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全面进攻的号角。虽然这个斗争刚只是开始，这些图书馆学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还未受到彻底批判。但是我们相信，通过这一场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图书馆学中一定能够彻底清除这些流毒，获得全面的胜利。

杜定友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过去在中国图书馆学界影响是很深的。他通过著述及其它一些学术活动，大量地散布资产阶级观点。虽然在几年以前曾经有人对他的个别错误论点进行过批判，然而迄今为止，图书馆学界中还有些人迷信着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因此，开展对他的学术思想的批判，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了。他的“著述”很多，要想

在这样一篇短文里，对其所有言论和整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作一全面的系统的批判，是很困难的。在这里，笔者仅就他解放后所著的“新图书馆手册”，对他的主要错误论点作一初步批判。

杜定友先生的观点和我们观点 之间的根本分歧

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学和资产阶级图书馆学，在图书馆阶级性的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相反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学者，为了掩盖他们图书馆的反动本性，所以千方百计地力图说明在他们那里，图书馆是与政治无关的，是“超阶级”的。

与之相反，我们认为图书馆是上层建筑，它为一定的基础服务。我们的图书馆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它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地。它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向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政府在宣传工作上的有力助手。由此可见，它具有昭然若揭的阶级性。

杜定友先生继承资本主义国家图书馆学者的衣钵，和他们同出一辙地高唱着“客观主义”、“超阶级”的滥调。早在1925年，杜先生在“图书馆通论”一书中就写道：“……去其阶级思想。观乎图书馆之招待阅者也。无贵贱，无老幼，无男女，无主僕之

別。而皆一宗同仁”（註一）。“圖書館之置圖書也，无古今，无中外，无派別，无主義。凡当于学术，申于討論，关于文化者，兼收并蓄，务繁期备，使閱者咸得执其两端。以求厥中。水乳漸融。城府自消。”（註二）其后，他又在“圖書館學概論”一書中再次提出，“对于讀者不論年紀，不論階級，都可到館閱覽。”（註三）在同書的圖書选择标准中，又提出要“脱离主義的觀念与党派的色彩。”（註四）在这里，杜先生是以一个“清高学者”的面貌出現的。然而情况果真是这样么？大家知道，在旧中国里，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遭受着重重压迫和剝削，連最起碼的生活权利都沒有保障，根本无机会享受文化教育。即使想要获得一些知識，也被圖書館拒之于大门之外。当时的圖書館与人民生活隔絕，而只为少数社会上层人士服务，成为統治阶级的消遣場所，成为封建性質的“藏書樓”。在这些“藏書樓”里所收藏的圖書，也決非像杜先生所說的那样“无派別、无主義”。在当时，有关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書刊被当局列为禁書，不准公开发行。圖書館也很少收藏这方面的書籍。相反地，反动的、黃色的書刊則大量发行。这些宣传唯心观点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圖書，也成为圖書館藏書的主要方面。至于談到什么“凡当于学术，申于討論，关于文化者，兼收并蓄，务繁期备……”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謊言。反动統治者害怕人民了解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总是誣之謂“欺騙性宣传”。当然也就不可能被杜先生当作是什么“学术”了。而在他們眼中之“学术”、“文化”，显然是指胡适、王云五之流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和“文化”了。

“新圖書館手冊”是集杜定友先生的 資產階級学术思想之大成

解放以后，杜先生仍死抱着他的“超阶级”、“客观主义”不放，繼續散播其资产阶级观点。解放初期，我們面临着一个經濟恢复时期。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思想的新中国圖書館事业，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从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各圖書館根据党所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針，大力进行整顿改革工作。可是杜定友先生不放棄这块陣地。于是匆忙写出了他那洋洋数万言的“大作”——

“新圖書館手冊”，重新弹起“不分阶级、一視同仁”的老調。

作为一本圖書館工作者参考書的“新圖書館手冊”，應該有目的地担当起批判和否定过去资产阶级圖書館学的伪理論、建立馬克思主义新圖書館学說的任务。然而使我們感到遺憾的，是“新圖書館手冊”不但沒有这样作，相反的在該書中还集中了杜先生过去的許多錯誤論点。在这本厚达一百多頁的專著中，不但对“阶级性”、“政治思想方針”等只字未提，就连宣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这样一个圖書館的基本任务也未談及。另外在整个書中，将设备、标准之类的技术性的条文按十进制形式罗列出来，并且竭力鼓吹技术决定一切，“管理圖書館為專門技术，一切应照圖書館原則办事”（註五）。在这里，杜先生完全否定了圖書館的政治原則。我們毫不反对圖書館應該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管理制度，而且还认为这些办法和制度应予健全，从而确保圖書館任务的順利完成。但是，圖書館的最根本的原則是党性原則，是无产阶级政治原則。毛主席在他的著作中曾指出政治方向的重要 性，“沒有正确的政治觀点，就等于沒有灵魂。”圖書館若是去掉了政治思想性，也就成了死板的、毫无生命力的东西了。

不但如此，更严重的是在“新圖書館手冊”一开始，杜先生就給圖書館拟定了“对于讀者，不分阶级，一視同仁”，“为人类保存文献，对于图书，不論新旧，一律选存”这样的方針。如前所述，我国圖書館是遵循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这样的方針进行工作的。而杜先生居然声嘶力竭地大叫着要我們“不分阶级，一視同仁”，“为人类保存文献……”。

以上只是“新圖書館手冊”中的一些主要錯誤論点，类似的貨色还有很多，这里不拟一一列举。因此，我們說“新圖書館手冊”是集杜先生的資產階級学术思想之大成，这是毫不为过的。

註一 杜定友：“圖書館通論”，23頁。

註二 同書，15 頁。

註三 杜定友：“圖書館學概論”，95 頁。

註四 杜定友：“圖書館學概論”，52 頁。

註五 杜定友“新圖書館手冊”，35 頁。

杜先生重彈起“客觀主義”謬誤，粉飾了旧中国图书馆的反动面目，混淆了社会主义图书馆与资本主义图书馆之间的本质区别

众所周知，图书馆具有十分鲜明的阶级性。然而杜先生却一貫隐諱这一点。要是我們說杜先生竟无知到連图书馆有无阶级性都弄不清，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現在可以看一看杜先生昔日的著作。早在1932年，他在“图书管理学”一書中就已承認了图书馆具有阶级性。他說“我們的口号是：以适当的图书，在适当的时候，供給适当的讀者”（註一）。在“图书馆通論”中杜先生更明显地提出图书馆要为资产阶级和统治者服务。說什么“故图书馆之有益于农工商界。实非浅鮮。且商人对于最近經濟潮流。当随时研究。至于一切社会問題……无一不有求于图书馆者也”（註二）。“至于为长官者。尤不可不随时追求最新之軍事学。采取最新之軍械。探听最近之軍事消息。而定軍事計劃。凡此种种，莫不仰給图书馆者也”。“至于执政者。亦不可一刻无图书馆。以供其政治上之参考”（註三）。够了，够了，毋須我們再加批判，杜先生自己的言論就給了他“客觀主义”謬誤一記清脆的耳光。那么，人們一定会問，为什么杜先生一面拼命否認图书馆的阶级性，但是另一面又不得不承認它要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呢？初初看来，这种出尔反尔的情况似乎玄妙，但是仔細一想，也还是可以理解的。杜先生对于图书馆的阶级性不是認識不到，而是想打着“客觀主义”的招牌，粉飾旧中国图书馆的反动面目，混淆社会主义图书馆与资本主义图书馆的本质区别。除此以外，別无其他解释了。

“杜氏图书馆分类法”与“杜威十进图书馆分类法”是一丘之貉

图书分类是图书馆最富于政治思想性的工作之一。而作为图书分类主要依据的图书分类法，也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倾向。我們判断一部分分类法的好坏，主要是看它是否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和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类原則。如果用这一准则来检验一下杜先生的“新图书馆分类法”（它的简表附于“新图书馆手册”之后），就不难辨别出它是属于什么思想体系的了。为了便于我們深入地批

判杜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未批判“新图书馆分类法”之前，先来看看它的雛形——“杜氏图书馆分类法”，不是毫无益处的。

由于杜先生拒絕用馬克思主張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图书馆事业，因此导致了他在对待分类法上也产生同样严重的錯誤。在“图书馆分类法史略”一文中，杜先生对中外主要分类法的思想体系未作絲毫分析，对各家分类法的政治倾向亦未作任何評價。只是“客觀主义”地叙述了它们的历史及其基本大类的配置。不仅如此，在这篇論文里，他还对“杜威十进分类法”极尽美化頌揚之能事。称之为“著名的分类法，并像煞有介事地說，“由于它运用上的便利，标记符号的整齐，各国图书馆紛紛采用，风行一时”（註四）。

如前所述，我們品評一个分类法的优劣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思想性，而不是什么“标记符号的整齐”与“运用便利”与否。“杜威十进分类法”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所反映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杜威法”之所以能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的图书馆被采用，并且“风行一时”，并非像杜先生所說的由于运用便利和标记简洁，而主要是由于該法本身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反馬克思主張、反科学的体系，以及由于它能有效地作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宣传的工具。另外还由于像杜定友先生之流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者們在我国大肆宣扬的結果。

杜先生对“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推崇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22年，他所編制的“世界图书馆分类法”（1935年更名为“杜氏图书馆分类法”），就是以杜威法作蓝本的。关于这一点，杜先生在自己的論著中也承認了，“关于图书馆最通行的分类方法，是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原則上，大綱上与本書所附的相同”（註五）。“杜氏图书馆分类法”在大类的配置上，除将宗教改为教育，并把各大类的順序变动一下外，其余均与“杜威法”相同。在哲学大类里，两者更是一脉相承的。只須将其“形而上学”类目的排列

（註一）杜定友：“图书管理学”，135頁。

（註二）杜定友：“图书馆通論”，37頁。

（註三）同書，37頁。

（註四）杜定友：“图书馆分类法史略”，图书馆工作。

1957年8/9期，16頁。

（註五）杜定友：“图书管理学”，166頁。

比較一下，便可略見一斑：

杜威十进分类法	杜氏图书分类法
110 形而上学	130 形而上学
111 实体論	131 物性論、实体論
112 方法論	132 方法論
113 宇宙論	133 宇宙論
114 空間	134 空間
115 時間	135 時間
116 運動	136 動与力
117 物質	137 物与体
118 力	
119 數量	138 數与量
120 其它形而上学	139 形而上学各論
121 認識論	.1 認識論
122 因果論	.2 因果論
123 自由論与需要論	.3 自由論
124 目的論	.4 目的論
125 無限論与有限論	.5 無限論
126 意識；人格	.6 意識論
127 無意識；自由机械說	.7 無意識論
128 灵魂	.8 灵魂

在整个分类法中，类似这种情况很多，其它各类也不乏其例，恕不一一列举。由此可見，两者竟相似到这种地步，以致于将两法名称互换一下也不会引起人们的任何怀疑来。

“新图书分类法”的一个原則性錯誤

杜先生对于他在解放后所写的“新图书分类法”是自鸣得意的，决不放棄任何可以夸耀的机会。自称该法是根据毛主席关于知識分类的指示和馬列主义經典作家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論編制而成的，并美其名曰“新图书分类法”。

我們認為，作为一本新的图书分类法，它本应适当摒棄过去资产阶级图书分类法的体系，摆脱“杜威分类法”的影响，充分运用馬列主义經典作家关于知識和科学分类的理論，作为图书分类法的思想基础。然而遍观“新图书分类法”，很难找出与馬列主义观点相同之处。

首先，該法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处理就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众所周知，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規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科学”。

正如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編者指出的那样，“它成为一切科学部門的理論基础。把它归入任何一门科学都会限制它的作用。因此，必須把它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基本大类，而冠于前列”。同时还應該将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貫穿到分类法的各类型里去。但是在“新图书分类法”里，杜先生却仍然和过去所有分类法一样，将“总类”列为第一位，占据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应有的位置，而将馬列主义列为社会学的一个子目“312.1”。我們認為，馬列主义不仅是关于革命的社会变革的科学，而且也是一切科学的理論基础。很显然，杜先生这样处理是有意識地削弱馬列主义对整个分类法的作用。在“哲学”大类里，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辯証唯物主义被排列在最后，亦即是整个分类法的末尾。对于杜先生的这种作法作何解釋呢？这只能說明杜先生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对馬克思主义采取歧視的态度。另外，对待馬列主义的粗暴态度还表現在这个分类法的其他类目里根本沒有它的位置。說来也奇怪，一貫自命“客观主义”的杜先生，为什么在自己的分类法中却蓄意贬低馬列主义的地位呢？这难道不是充分暴露了杜先生对“党派”和“主义”所存在的偏見嗎？

对“新图书分类法”若干錯誤的批判

通观“新图书分类法”，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它是保存了“杜氏图书分类法”所具有的封建主义思想。

杜先生将“杜威法”的“宗教”大类取消了，表面看来似乎对宗教这一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东西有所批判。但是他却錯誤地将其列为“文化教育”大类的一个类目。大家知道，宗教是封建主义的渣滓，是资产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群众的工具。它与文化教育是风馬牛不相及的。尤其是我們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是要以科学的无神論来教育人民，使他們清楚地識破宗教的封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性質。然而杜先生将“宗教”和“新闻出版”、“教育”这些类目等同起来，无疑是肯定了宗教的合理性并有意地加以宣扬。

在“文化教育”大类里还可找出“命运(占卜)”、“鬼神”这样封建迷信的类目，这就更进一步証实了“新图书分类法”是反映封建主义思想意識的东西。

“新图书分类法”还起着一个模糊社会主义与資

本主义之間的界綫的作用。我們圖書分类法的战斗性首先表現在要将新的和旧的、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对立起来。但是“新图书分类法”在差不多所有类目里都采取了“一視同仁”的作法。比如說“310 社会学”一类，314 是资本主义前；315 资本主义；316 新民主主义；317 社会主义；318 共产主义；319 其他主义（包括旧民主主义，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在这里根本看不出主次之分，也看不出分类法肯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而更严重的，是在“315 资本主义”类目下註以“照 317 社会主义細分”。这样，就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等同起来，使人們看不清两者之間的根本区别。

杜先生还利用他的分类法来美化美帝国主义。在“社会史”大类里，美洲史是 670。为了突出美国史，杜先生特地将它从美洲史中分出来，以 680 这一类来代表它。在“美国史”下分 681 通史；682 殖民时代；683 革命时代；684 現状。我們知道，

1775 到 1783 年美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統治，取得了独立。在当时來講，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然而在今天，美国已經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了，并且代表着法西斯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代表着一切反革命势力。杜先生对这个类目，是按发展过程排列的，首先是殖民时代，然后是革命时代。再后就不往下排了，只用“現状”一詞代表。是否經過资产阶级革命的美国現在已經发展到了登峯造极的地位了呢？抑或朝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发展着呢？显然，杜先生是不願意道出真情的。所以，在“革命时代”之后就含糊地來一个“現状”，妄图掩盖美帝国主义近数十年来的丑恶的反动历史和暗淡的前景。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新图书分类法”依然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为理論基础的。它与毛主席关于知識分类的指示和馬列主义經典作家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論是絕无共同之点的。

編 者 的 話

（一）“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論（初稿）”在本刊发表以后，各地图书館都在热烈地进行着討論和学习。为了进一步交流大家在討論学习中的情况及其修改补充意見，本刊打算陸續报导或发表这方面文章。这一期先发表了北大图书馆学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图书馆学概論”小組及王永厚同志兩篇，他們除了提出对該初稿的看法外，同时也提出一些意見。我們希望其他单位或个人能把这方面的情况及意見，随时寄給本刊发表。我們相信，在通过大家提意見后，該稿在进行修改时，一定会更臻于完善。

（二）本刊在今年第一期发表了黃宗忠同志“略談人民公社图书馆”一文后，陸續收到了好几篇討論这篇文章的稿件。因为篇幅关系，这里选择发表了两篇，其余稿件因內容和論点基本上与这里发表的相同，所以沒有刊出，请有关作者原諒！